

晚明
筆記

五
雜俎



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364B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三十種 —

陳留謝肇淛著

五

雜

組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五 雜 組 卷九

陳留 謝肇淵著 虞山 襟霞閣主校

物部一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爲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爲貴耶。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污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募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卽

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溼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怪誕。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龍。御龍。屠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

不同。如人之有上知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二龍交。其一困而墮地。矢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十尺。鱗爪鬣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負屨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蟋蟀好腥。蠻貊好風雨。鱗虎好文采。金猊好烟。椒圖好閉口。蚺蛇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鷓之
儻羽族也。以鷲。然麟鳳爲王者之祥。獅鷓僅禁籙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
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所傳。爲王
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簸騰。淘出之。乃
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
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恆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
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以時。大小
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皋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罪卽不觸。則皋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豈不勝皋陶遠甚哉。永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麇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豸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旣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阯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旣至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答詔止稱異獸云。時以爲得體。

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龐然大物。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胃絙上。四足插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繭布地。及橫施道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

亥。閩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羆人。能化爲虎。又有羆虎還化爲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飲酒滿樽。噉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謝于楚在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捋虎鬣。今人乃舐虎卵乎。真無獨有偶。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彀弓兩頭射之。射虎逆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絙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者爲告免辦。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駁。有天鐵熊。皆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駁。易爲駁馬。管子曰。鵲食蝟。蝟食驘。驘食駁。駁食虎。太平廣記所載。似虎而略小。食虎能盡。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獅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舐而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不放者。迨

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騾。高八尺。三踢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騾。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踢而虎死。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騾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刦者。窘急語象以故。象卽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穿而殺之。

獅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鑼。

今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遊齧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真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羸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卽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狻猊。（卽獅子）莫巨於獬豸。（長四百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莫力於鬻鬻。莫惡於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貓。蹠跚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興人得

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虎逐之。雖數晝夜不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二樵子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土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輒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此山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彀矢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字爲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抓土爲窟。先容其勢。而後坐。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牝。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野合所成。非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犛。不堪乘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尙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謂羸也。今作騾。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然駃騠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驢父牛母。謂之駝駟。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尙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獾。多鼠。狼。猶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

覓食。雞鳴卽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罟於穴口。雞鳴時縱大嗾之。奔而入穴。卽獲焉。其肉膾甚。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鵠之類。一齧卽斷其喉。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腥惡。狗齧之亦噦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真人來朝。狐以帕

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爲之請不得也。（一云是德州猴精。縉紳爲寧德陳侍御。）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輿之來。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某實山西老狐也。問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皇帝起淮右。益聞卽棄官去。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魅。如金華家貓。畜三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也。

杭州有猢猻。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道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揪鬣擗項。騁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斃。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緊絃急管。或斷或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蝟亦無筋。

瘦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雖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卽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圍上。經數宿。必有狗。雖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瘦。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

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

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吏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壓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唐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怪也。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言別貓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熈然大也。而不能捕一鼠。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中高處。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

貓王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躡跚地下。蓋兄事貓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爲妖者也。太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貓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貓鼠俱死。而鼠大於貓有半焉。余謂貓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貓。盍試之。乃求得一巨貓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即伏不敢動。爲貓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恆有者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猗覺寮雜記云。鵬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鵬失素。是未識鵬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黑尾。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斂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鮠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雛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二物之不祥。從古已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

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怪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以唾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貓頭烏。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

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即熟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即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鴞、鵂、鶻、鷂、鸛、鷓、鴒、訓狐、貓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恆見。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爲咏倉庚。不知禽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可又指爲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來賓者。以初秋先來者爲主。而

季秋後至者爲賓也。許叔重解以鴈來爲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鷓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鷓卽鷓。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也。又鷓鷯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未親見之。鷓與隼。皆鷓擊之鳥也。然鷓取小鳥以煖足。旦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十日。眼縫

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卽奮攫之。遂徐收其繚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臥。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卽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繚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衆相視罔測。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

猴身。乘其張目熟視。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眯不能開。一擊而墮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泳水族。悉啄之。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苕帶綠波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緣。奔走不休者。名慢畫。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妥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鷗者。亦能搏麀鹿食之。鷲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鷗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後。略措之。卽遠逝。青鷗輒飛糞濺之。長至數尺。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卽爲鷹擊矣。物之以智相制也。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

鵲亦曰謝豹。而鵲啼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箭曰謝豹箭。則又轉借以爲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在吳興。見雌雄兩鶴於府堂鷓吻上。謀作巢。既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共嗤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鶴身高六七尺。雌雄一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

雄常留一守巢。其一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爲鵬。莊子寓言耳。鵬卽古鳳字也。宋玉對楚王。烏有鳳而魚有鯤。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卽是鶴。漢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已。故戰國策說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鵲巢其檣。直至潞河。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

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案。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番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蓉狀。番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鯨。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鷖。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獬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恆集一處。醫

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鬪鵪鶉。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鬪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喜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俗名錢引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爲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鶉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稜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鶉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鶉火、鶉首、鶉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鶉火之禽。天文之鶉。蓋指鳳也。非鶉鶉之鶉。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爲四美。蠣負石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

爲奇。尙未及遼東之海參、鰻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詫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鱮魚殼爲樽。澀峰鱮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中蠶殼山積。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卽虎蟬、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蜂蟻。大者如斗。俗名曰螞。其螫至強。能殺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

其所鉗。牢不可脫。一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螯長不螫。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鱗。它方之人。多取爲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鰻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嗜鰻魚。憑几不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鰻魚百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鰻音撲。入聲。今人讀作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笠。黏石上。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名海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蟪至蜚蚶六十餘種。時閩爲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

蝦自龍蝦至線蝦。極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狗口腹。迺至窮極若此。山東濱海。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淺渚。夏春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噍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六頭。牡鯉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言鯉也。唐韻對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魴卽鰻也。陽晝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鰻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鼉。鼉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漁者投餌卽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卽以利刃斷其首。少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鱣鯊註。鯊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閩廣之鯊魚也。今鯊魚乃鱣類耳。）

鯤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海濱。常見

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撥刺沙際。居民以巨木拄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鬣浮出。不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白者。今見在也。若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剜目乃覺。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鮓魚。又誤矣。二魚余皆見之。大小形質。莫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

船也。蹴之。蚌閉口而沒。婦爲驚仆。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三晝夜。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之何。景泰七年冬。河冰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爲蚌屬。羅願曰。蜃大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爲人害。陸佃埤雅云。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入大水爲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爲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以爲蛤屬。俱誤也。

龜之爲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剗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雞豚何異。

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爲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即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寃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寃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每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

異常。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遶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鼈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貓犬烏鴛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爲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卽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云烹時用傘遮蓋。恐塵墜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拏尼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旣及席。而

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皇。問所以。具對。始知悞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闚天。以蠡測海。蠡古螺字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修引方言。蠡字解之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黿割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卽縮。黿肉割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之。反爲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黿大如席。闖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舐之。黿卽翻身仰臥。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之。古有相傳水牛咬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

也。搏之。爲蠹所嚙。至死不放。虎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蠹爲有功。放之於江焉。

蠹。蠹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開元中。燉煌李鵠過洞庭。蚶血沙上。爲蠹所舐。遂化爲鵠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鵠反被蠹禁制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其蠹。鵠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蚺蛇。皆爲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泥筍者。全類蚯蚓。擴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蠍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燂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蠻方有食毛蟲。蜜啣者。又何足怪。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鱉蚶黃甲。纍纍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物。卽便棄擲。

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

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子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旣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尙有螟螣蠹蝻。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

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卽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蠍。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蠍螫者。忍痛問人。曰。吾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傅之痛立止。屢試神効。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神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鳧破鏡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昔攪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以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北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蠖。三吳多蚊。閩廣多蛇。蛇蠖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澆淨素爲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駟驗。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蝨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立殺人。嶺南有夜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蜚螳。能螫殺人。俗云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

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可怪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蜂亦有之。蟻有黃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鼻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強。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蛭蟥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槁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

縱暴以苟活。

蟬之爲蜨蝮也。孑孓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盲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鴛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孑孓爲蟲。孑孓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孑。無右臂也。孑無左臂也。一作孑孓。音吉厥。或作蛭蠖。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蠖蟻之育於醯醋。芝櫛之產於枯木。蛭蠖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蠹。蟬蠹科斗。蚪蚘之屬。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卽殄滅罄盡。無何復出。

也。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卽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逃。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己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蠨螋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味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

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墟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墟得數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蘗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嗜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叫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蝨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蝨。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後可。

入筍。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蝮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蝮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不動。卽以婦人衣裳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刀剖之。膽卽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膽噉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二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蘸。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鬪。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鬪。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衆相戒莫敢與鬪。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鬪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鬪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促織之能鬥者實雄。上說誤。）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鬪。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鬪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

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恆值耳。

嶺南多虵。人家承塵屋雷。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徑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菖蒲能去蚤虱而來蛉窮。蛉窮者。入耳之蟲也。說者以爲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蠼螋也。蠼螋周官作蚘螋。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爲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蜓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

物散卵。出復爲水蠹。水蠹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水蠹爲螻。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螻蟻行以其背。螻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嗜人痒痛。覓之卽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螻蟻而小。如針尾。好緣窗紙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麵者。食麵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鱸中。鱸卽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卽醉。醫於其鼻尖。

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怪哉者。寃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脈望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溫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臥。聞數人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言。

五 雜 組 卷十

物部一

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也。但於衆木爲後耳。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獨以春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柏爲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公也。柏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柏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窠。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而从公。獮狙至劣而从侯。豈亦以蟲之長乎。

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外朝之法。面三槐爲三公之位。王荊公解槐黃中懷其美。故三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誕妄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卽此類耳。吾聞荔枝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云。敲之聲

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閩雪峰見唐時枯木菴。而枯木菴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爲數千年物也。二處寺僧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兵火廟宇樹木。盡爲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廡間。經今又五六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此爲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無鴉聲。下無荆棘蒺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語怪。乃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孑遺。後八十二年。爲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發於東廡頽址之間。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爲火所焚。今雖無枝葉。而直榦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爲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

中亦可盤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直至巖頂。寺僧自巔垂絙。繼下度之。得三十丈云。而榦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木徑亦逾丈。其中最中爲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舁拽之費不與焉。然川貴箐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鷲獸。出入山中。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絙。冒虎豹食之。采者以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卽求之終年。不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三年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疎。上參雲表。大者蔽虧百畝。老根

蟠拏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古作榲。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梁棟多曲而不直。什物多窳而不緻。坐是故耳。榿楠豫章。自古稱之。而柟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之榿。半埋沙土。故截以爲棺。謂之沙板。佳者解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百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爲貴。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爲貴耳。然終俗人之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瘤。砢礪者。截以爲器。蓋有癭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觀。但有南癭北癭之異。南癭多楓。北癭多榆。南癭

蟠屈秀特。北癭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見癭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室。見以癭木爲浴盆。此以大爲貴也。南方磊塊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爲貴也。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謂可以爲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爲扇墜。人之好尙不同如此。按劉子云。榎楠鬱感。以成縟錦之瘡。則癭木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柏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恭。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知丑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便不必千

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則不復長。旁榦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師報國寺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榦旁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矢矯如游龍。然寺僧恐其折。每一榦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澗水燕談載亳州法相寺矮檜亦類此）

建州雲谷道中。有數松盤拏感縮。形勢殊詭。余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碣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名爲義松。余在福寧南峰庵。見二榕樹亦然。作門出入。其實非榦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深。土落而

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漸低。則根漸高。而成榦矣。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爲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柏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宅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何足信也。上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卽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疎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相魄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三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

之曰。此樹爲汝生也。今宅旣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桐。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曰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雨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有柳柏賦。似是柏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閩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榦亦與柳不類。俗名爲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

梓也。欂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菡萏也。

芙蕖也。一花而數名者也。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爲式盤。式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楚中有萬年松。長二寸許。葉似側柏。藏篋笥中。或夾冊子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柏。有根鬚數條。未必是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茁時。甚珍之。旣老則蘊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瀹而滷之。亦可食也。考之圖經。疎而臭者乃樗耳。蓋二木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認。概

呼爲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貼弓。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以覆菴舍。一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江南。目之所見者。已不下三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大如斗者。太姥玉壺庵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松栝齊稍。計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齋竹。見雪峰語錄。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

醉日。不特此也。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二月十二日。皆可栽。大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稍。使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豢養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錄。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春則復發。

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少室山竹。堪爲甑。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芾竹。其長百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永昌有漢竹。一節受一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二十九節。節長二丈。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簾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黃白仲詩。有簾竹爲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乃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爲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爲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此沍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

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歧直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按陶穀清異錄載浙中有天親竹。皆雙歧。自是一種）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爲山蘭。其香視家蘭爲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

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卽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爲風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玉蘭。則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疫。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鬪。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蟲蚓。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折。故北方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獻諸舅姑。燕姑夢天與已蘭。文公遂與之。

蘭而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茗荳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菡萏。間一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籩人入籩。乾蘧與焉。蘧。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蘧。商書。若和羹。汝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已。可見古人卽生青梅。未得見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標梅之咏。今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蓄於盆盎。有間從南方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豈不寃哉。然余宦西北十餘年。卽生薑芽。亦不數見也。

自暗香疎影之句。爲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

實。政與古人意見相反。閩浙二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於山谷間。豈俗子可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謂之落也。不賞觀而徒以供餐也。則尙未爲菊之知己也。卽芍藥古人亦以調食。使今人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駮。其皮青白。遠望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隰有樹。櫟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爲游戲之龍乎。又宋時里語

曰。斫檀不諦得莢。莢尙可得駮馬。莢與六駮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得莢而誤以爲駮。得駮而誤以爲駮馬。其去本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爲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爲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矣。廣志曰。成都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瓜者。方言謂之拋。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拋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壬子上巳。余與喻正之郡守。襖飲郊外十里之中。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爲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而遞嗅之。果然。夫香壓衆花。而名不出里閭。余至今尙爲此君扼腕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忘憂。而詩之所謂諛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氏曰。諛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得有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必不可得也。使果爲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諛同音。遂以忘憂名之。此蓋漢儒傅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剝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醃瓜爲蒞。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瓜。黃志所載。又有烏瓜。魚

瓜蜜甯瓜等十餘種。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甚美。燉煌西羌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緇。副析也。旣削之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巾覆也。士寔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寔而已。庶人齧之。不橫斷也。古人於一瓜之微。乃極其瑣屑若是。旣菹以祭。便欲壽考受菹。而食之之法。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爲訓。宜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三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爲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爲匏。不可食。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是也。故

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言但可觀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人以長而曲者爲瓠。短項而大腹者爲葫蘆。卽匏也。亦謂之壺。豳風八月斷壺。鸚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爲二種。固亦無害。乃釋匏而又釋壺與瓠爲三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爲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拗其頸。結之若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以能結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三種。最甘好者爲羊角蕉。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閩廣蕉尙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開花殷紅鮮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擲置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蠢巨。葉長四五尺。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以爲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下葉。計長不能以寸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二本。三十年中。僅見兩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卽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阜筴。而實若蒸栗。土人謂之肥阜果。或云卽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山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爲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爲名耳。但古之重芍

藥亦初不賞其花。但以爲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適於口。古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單瓣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也。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荆棘無別。土人皆伐以爲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風送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搢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三尺而止。余在嘉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色次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苗芽時。以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關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

敬美甚詫。以重價購二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爲之以欺人也。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浙也。此二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三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卽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貲力。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豔。政似華清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詠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爲近侍芙

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豔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荼蘼。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一種妖媚丰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否。

楊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梔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野語言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梔子有何干涉。七脩類藁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以繡裘花當之。余謂卽仁寶與楊用脩。皆因不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朵爲一簇。問其人曰。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旣云絕類。則亦必八朵相簇。若以爲梔子。則僅八之一。以爲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

當時既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別一奇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奇其事。以爲祥瑞。迺改爲瑞。余謂山谷之中。奇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爲奇觀。而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墮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爲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爲口實。至謂子美母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暮落。婦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之朝開暮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卽落。又速於木槿也。但木槿色稍豔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卽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瘕。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老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沉。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閏之說。言閏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爲玩。往往遊處三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荖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霆。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霆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即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愈瀉痢諸疾。今醫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爲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記所載。盧懷慎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禹錫作菊苗羹。今人有以玫瑰茶薇牡丹諸花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過時摘以

入湯。則蠟化而花茁。馨香酷烈。尤奇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爲羹者。亦不知公之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十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力。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尺者。花巨如盃。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三四頭。洎秋亦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卽有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蓋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一諸生家。觀牡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幾無尺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慰。夜復皓月。照耀如同白晝。懽呼謔浪。達旦始歸。衣上餘香。經數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一勳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凡數百本。未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既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變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拱之內。蕭然有東籬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二度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雕欄畫棟。委巷村廬。非地也。淒風苦雨。炎晝晦夜。非時也。

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壯年。而徒闕闕於末景也。

歐陽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矣。滁爲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毋論其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貫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二月長芽之候。芽成葉別。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四季蘭之名。其它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二數也。

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花。計其工力。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爲貴耳。其實不時之物。非天地

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降後。卽掘坑塹深四尺。寘花其中。周以草秸而密瘞之。春分乃發。不然卽槁死矣。南方攜入北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絕。故段成式謂卽簷蔔花。楊用脩謂卽楊州瓊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在三吳。一本千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薔薇玫瑰荼蘼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也。

蜀孟泉僭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

敗亡也。不亦宜乎。

兗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橫。如人倚劍之狀。食之能愈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挂劍臺。豈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疾之說。亦不過廉頑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然耶。抑好事者附會之也。余在張秋覓所謂挂劍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莊或有之。至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劍之風而興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鑑。梁武帝

木棉阜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縵絮。馳荆棘中。卽裂示。不如羶貉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反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召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卽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召仙以紅梅爲題。以儔頭牛爲韻。箕云。雪骨冰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二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好事者爲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菁翠熾妍。異於他卉。植移

盆中甚有幽致。殊勝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曠卽槁。須置池畔巖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

芝者。菌蕈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浥雨。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宋景德間。天書興。丁謂獻芝。至十餘萬本。政和間。花石綱興。郡守李文仲。采及三十萬本。有一本數千葉。衆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蕈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還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戒。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柳子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尅油作菜油。市人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慎也。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國東京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污其口。亦庶幾陳仲子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行者。於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種瓜爲業。圃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片。卽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橘。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賓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臯鎮成都。有柑大如斗。欲以進。醫者舂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臠而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詰之。道士曰。此肉芝也。壽寺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稭廷評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

滇中有雞蹤。蓋菌蕈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醬。可以點肉。亦閩中烏蜃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卽化。人多牽羊豕之類。繫樹下。遙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無毒。殺諸蟲。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且

其氣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藥物而已。又有馬思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當椒用。有回回豆。狀如椿子。磨入麵中。極香。兼去麵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熬之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賃宅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一罏。至夜中。其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當不誣也。

永樂初。天妃宮有鶴卵。爲寺僧所烹。將熟矣。老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雞出。僧驚異。探其巢。得香木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生。卽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狼糞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

北虜氈帳中。數百人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也。

血竭一名騏驎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三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事忤旨。爲金瓜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頗重。可爲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卽取畀之。遂得甦。時論以爲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鑿樹之脂。驗者以透指甲爲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香雞舌卽丁香也。有雌雄二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縱理。解爲兩向。若雞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黑堅。沉水者爲沉香。帶斑點者爲鷓鴣沉。半沉者爲窠香。形象雞骨者爲雞骨香。象馬蹄者爲馬蹄香。在土中成薄片者爲龍鱗香。亞於沉香。爲速香。不沉者爲黃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迦爐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矣。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又有瓠香、猊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二三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常湧出。爲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

堅。余問嶺南諸識者。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嵇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莧陸夬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臠肉祭之。俟鬼火叢集。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卽能言語矣。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熟之前。正

五 雜 組 卷十：物部

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九八

五 雜 組 卷十一

物部三

古人造茶。多春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則自本朝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水。蘇茶稍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然竹瀝水豈能勝惠泉乎。竹瀝水出天台云。彼人將竹少屈。而取之盈盞。則竹露。非竹瀝也。若醫家火逼取瀝。斷不宜茶矣。

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

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淨。多穢泥塗塞故耳。

宋初閩茶。北苑爲之。最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爲京挺。後造龍鳳團。而臘面廢。及蔡君謨造小龍團。而龍鳳團又爲次矣。當時上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如王東城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它客莫敢望也。元豐間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之上。今造團之法。皆不傳。而建茶之品。亦遠出吳會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二種。雖與上國爭衡。而所產不多。十九饒鼎。故遂令聲價靡不復振。

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芥也。龍井也。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三種。可與角勝。六合鴈蕩蒙山三種。祛滯有功。而色香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閩方山太姥支提俱產佳茗。而製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閭。余嘗過松蘿。

遇一製茶僧。詢其法。曰茶之香。原不甚相遠。惟焙者火候極難調耳。茶葉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尖者已焦。而蒂尚未熟。二者雜之。茶安得佳。松蘿茶製者。每葉皆剪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閩人急於售利。每觔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卽價稍高。亦無市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初團茶。多用名香雜之。蒸以成餅。至大觀宣和間。始製三色芽茶。漕臣鄭可間製銀絲冰芽。始不用香。名爲勝雪。此茶品之極也。然製法方寸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則蒸團之法。尙如故耳。又有所謂白茶者。又在勝雪之上。不知製法云何。但云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於一二鏹而已。進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見。恐亦菑獸之嗜。非正味也。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卽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漸以不蒸爲貴矣。

古時之茶曰煑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澀。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昔人喜鬪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饗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堪戰。瓜則俗矣。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煑更黃。則唐人煑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也。今江右及楚尙。人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終覺未典。

以菘豆微炒。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

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閩中佛手柑橄欖爲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味。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採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冷。可治胃熱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點湯。尊生入牋云。芙蓉可爲湯。然今牡丹薔薇玫瑰。桂菊之屬。采以爲湯。亦覺清遠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識不昏。一也。不廢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

三也。余嘗見醇謹之士。酒後變爲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衆矣。况於醜態備極爲妻孥所姍笑。親識所畏惡者哉。北窗瑣言載。陸相辰有士子脩謁。命酌。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言動如常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已。亦獨何異。

酒以淡爲上。苦冽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向擅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爲名耳。今遂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薏酒。用薏苡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

勝之而淡愈甚。不知荆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南和之。刁氏濟上之露。東郡之桑落。醲淡不同。漸于甘矣。故衆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輿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慳。不啻無刃之斧斤。大內之造酒。闔豎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僅當不羶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以口爲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白。不脛而走半九州矣。然吳興造者。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能精擇故也。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皆甘冽異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尙未墮惡道。至蘭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醲有餘。而風韻不足故也。譬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太真肥婢。寵冠椒房。金華酤肆。戶外之屨常滿也。故知味者實難。

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擅場。近則建陽爲冠。順酒卑卑無論。建之色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微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酉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用麴蘖。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怪也。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敗。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馨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酒。如飲湯然。果腹而已。

鄱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得謂之頑駭。蓋善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鴆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

龍膏酒。令人神爽也。此二者正相反。（酉陽雜俎鶻生三子一爲鵠卽鷓字）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
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
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
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丁公云。有餅如月。
遇食則缺。

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友勝黃封。甜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
不放香醪如蜜甜。固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今人以秀才爲措大。措者醋也。蓋取寒酸之味。而婦人妬者。俗亦謂之吃
醋。不知何義。昔范質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何男子吸

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爲媚嫉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劉禹錫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搓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則爲今之餛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詩。有寒具遂解。以爲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嘗餛子耶。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尙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麵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脰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筠醬。晉武帝與山濤書。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匏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蟹醬。蛤蜊醬。蝦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羹之美者。則彭蠡之斟雉。伊尹之烹鵠。陳思之七寶。明皇之甘露。黃頴之

臞虞棕所遺。倉庚之肉。郗氏止妬。元和之龍。東郡之梟。子公以鼃亂鄭。子期以羊覆國。鮑能救伍。熊可亡紂。至以贊皇一杯。費錢三萬。暴殄極矣。彼千里蓴菰。碧澗香芹。杜云錦帶蘇。製玉糝羅浮之骨董。洪州之樂道。箕季之瓜瓠。竇儼之雙暈。仰山之道場。陶家之十遠。吳淑玉杵之咏。相如露葵之賦。僅果措大之腹。難入八珍之譜。臨海之猴頭。交趾之不錄。嶺南之象鼻。九真之蠶蛹。俗已近夷。不如藜藿。

今大官進御飲食之屬。皆無珍錯殊味。不過魚肉牲牢。以燔炙醲厚爲勝耳。不獨今日爲然也。周禮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也。炮牂也。擣珍也。漬也。熬也。肝膾也。此皆燥腸之鳩毒。焦胃之斧斤也。其它風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然口不嘗藜藿之味。目不視鹽菽之祭。徒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謂周公作法於儉。而肯以饗餐訓

後世哉。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象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鮓炙。西域之馬嬾。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爲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謂也。

枚乘七發。所謂獮牛肥狗。熊膳鯉膾。秋黃白露。楚苗安胡者。可見當時之珍味。止於是耳。其於荔支子鵝魚。艇蟹臠。固不數數然也。五方之人。口食旣殊。腸胃亦異。海嶠之人。久住北方。噉麵食炙。輒覺唇焦胃灼。亦猶北人至南方。一嘗海物。輒苦暴下。其於蟹鬻蟬螯之屬。不但不敢食。亦不敢見之。始信周禮所載八珍。皆淳熬之類。亦其所習然也。

黃鳥食之已妬。鯨魚食之止驕。鷄鵬食之不饑。算餘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古有斯語。未諗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甄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氣。及其亂離。饑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擇精好。動以爲恠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彊壯自如。又下一等。若乞丐之子。生卽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

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筋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是卜之。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人。其有不堪。更強爲進。至於宦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語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二萬。蔡京嗜鶴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鷄跖。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黼庫積雀鮓三楹。口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今時王侯閹宦。尙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監司。主客三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鷄七十二。猪肉百五十斤。它物稱是。良可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螺蚌蟹蛤。以爲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膾也。若南方之南。至於烹蛇醬蟻浮蛆刺蟲。則近於鳥矣。北方之北。至於茹毛飲血。拔脾淪腸。則比於獸矣。聖

人之教民火食。所以別中國於夷狄。殊人類於禽獸也。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爲大官令。因進御膳。黃門以髮寘炙中。帝怒。將斬正。後乃赦之。宋時有侍御史上章。彈御膳中有髮。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髮如之狀。當時以爲笑柄。諂臣妄言。不足責也。而文公光武仁明之王。反不及楚莊王之吞蛭何耶。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人。顧榮以分炙免難。庾悅以慳炙取禍。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噫。寧獨民哉。吾獨怪劉毅負英雄之名。乃效羊斟司馬子期之所爲。脩怨於口腹之末。宜其志業之不終也。

文選有寒鷓寒鶩。崔駰傳亦有鷄寒。七啓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寒。今臠肉也。廣韻。煮肉熟食曰臠。然寒字甚佳。而煮熟之義。極甚膚淺。良可笑也。但古人製造多方。周禮膳羞之政。凡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

宜。似非若後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簡。而庖人爲政。一切調和。醴齊醢醢之屬。皆無分辨。宴客之時。恆以大鑊。合而烹之。及登俎而後分。雖易牙不能別其味也。至於火候生熟之節。又無論已。不知物性各有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鷄宜薑。而豕則忌之。魚宜蒜。而羊則忌之。古人腥臊膾香。死生蠹蕘。炮炙醢醢。秩然有條。不相紊亂。至於食齊宜春。羹齊宜夏。醬齊宜秋。飲齊宜冬。凡和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順四時之氣以節宣之。非徒爲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尙多列釜竈。諸品不淆。然官廚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膾不厭細。孔子已尙之矣。膾卽今魚肉生也。聶而切之。沃以薑椒諸劑。閩廣人最善爲之。昔人所云。金鑿玉膾。縷細花鋪。不足奇也。據史冊所載。昔人嗜膾者最多。如吳昭德南孝廉。皆以喜斫膾名。余媚孃造五色膾。妙絕一時。唐儉

趙元楷。至於衣冠親爲太子斫膾。今自閩廣之外。不但斫者無人。卽噉者亦無人矣。說文。膾細切肉也。今人以殺人者爲劊子手。劊亦斷切之義。與膾同也。（按膾亦謂之劊。齊東昏侯時謠曰。趙鬼食鴨劊。注細剉肉雜以薑桂是也。）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餅。麵糝也。方言謂之餛飩。又謂之饘。然餛飩卽今饅頭耳。非餅也。京師謂之饘饘。胡餅卽麻餅也。石勒諱胡。故改爲麻餅。又有蒸餅、豆餅、金餅、索餅、籠餅之異。而唐時有紅綾餡餅。惟進士登第日得賜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餡餅來之詩。今京師有酥餅、餡餅二種。皆稱珍品。而內用者。加以玫瑰、胡桃諸品。尤勝民間所市。又內中所製。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絲糖。其細如竹絲。而扭成團食之。有焦麵氣。然其法皆不傳於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校之閩中荔支。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佳婦。蒲萄如美女。楊梅如名妓。荔支則廣寒中仙子。冰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荔支之味無論。卽濃綠枝頭。錦丸纍垂。頰射朝霞。固已麗矣。而奇香撲人。出入懷袖。卽殘紅委地。遺芬不散。此豈百果所敢望哉。

荔支以楓亭爲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三者之外。人間常見。尙有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鍾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爲扶餘天子也。

有鵲卵荔支。小僅如鵲卵。而味甚甘。核如粟大。間有無核者。又有鷄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十餘環向之。熟則俱熟。味無差別。

黃香色黃。白蜜色白。江家綠色綠。雙髻生皆並蒂。七夕紅必以七夕方熟。

此皆市上所不恆有者也。

荔支核種者多不活。卽活亦須二十年始合抱結子。閩人皆用劣種樹。去其上梢。接以佳種之枝。間歲卽成實矣。龍目亦然。

荔支龍目。皆以一年長葉。一年結子。如遇結子之年。雨水過多。亦不實。而長枝過年。則蕃滋加倍矣。園中樹欲其高大。遇結葢之時。卽攆去之。如此數年。便可尋丈。

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趨捷如風。園丁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鷲。五月初時。有入市。色斑而味酢者。皆夜鷲囊中出也。不獨戕其生。亦且敗其名。可恨莫甚焉。（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一經盜手。羣蠹攻之矣。）

荔支核。性太熱補陰。人有陰症寒疾者。取七枚煎湯飲之。汗出便差。亦治

疝氣。

楊貴妃生於蜀。故好啖荔枝。今蜀中不過重慶數樹。其實色味俱劣。不堪與閩中作奴。不知驪山下一騎紅塵者。的從何處來也。滇中沐國府中。亦有一樹。每實時。以金椀盛三五顆。餉藩臬大吏。受之者以白蠟一兩。隄其從者。鄧汝高學憲在滇日。沐亦致焉。酢甚不能下咽。歸語妻孥。一笑而已。

白樂天在忠州時。所言荔枝之狀。至於朵如蒲桃。漿液甘酸。可知蜀中荔枝形味。閩中生者。豈但如蒲桃。又何嘗有些酸味耶。

傳記載。啖荔枝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日噉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物下之。卽消矣。

荔枝龍眼。不但以味勝。食之亦皆有益於人。蠲渴補髓。通神益智。列仙傳云。有食荔枝而得仙者。而龍眼乾之煎汁爲飲。尤養心血。治怔忡不寐健忘諸

疾。

人之口食。固亦無恆。曹丕稱蒲桃。則云甘而不饋。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徐君房之答陳昭則云。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則又爲橘左袒也。吳中王百穀苦欲以楊梅敵荔支。余與往返論難數百言。終未以爲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荔支。固宜輕於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涇渭自分。合以相並。則妍媸自見。

廣雅以龍眼爲益智。爾雅以益母爲芡蔚。其實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或云卽是也。後金囊又訛爲檳榔。遂以文官果爲馬檳榔。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

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見。其乾者味殊奇甘。想可亞十人孃紅矣。有兔眼蒲桃。無核。卽如荔支之焦核也。又有瑣瑣蒲桃。形如茱萸。小兒食之。能解痘毒。

（于文定筆塵云瑣瑣卽馱娑之訛未知是否）

滇中梧桐子。大如荳。其形與它處殊不類。殼光薄不皺。味如松子。又有神黃豆。似五倍子。能令兒童稀痘。然亦不甚驗也。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支龍眼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方熟。一顆重至二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家有者。不常見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樊園中佳植也。

餘甘與橄欖味相似。而實二物也。臨海異物志。謂餘甘卽橄欖。誤矣。餘甘形大小如彈丸。理如瓜瓣。初入口苦澀。末爲甘香。閩漳泉亦有之。但餘甘少。而橄欖多。世人因東坡有餘甘回齒頰之語。乃混而一之可乎。

齊中多佳果。梨棗之外。如沙果花紅桃李柿栗之屬。皆稱一時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濮州之花謝。甜亦足敵吳下楊梅矣。

楊梅以吳興太子灣者爲佳。紫黑若桑椹。入口甘而不酢。又有一種白色者。名爲水精楊梅。余於己酉夏。避暑吳山。臧晉叔見餉數十顆。甘美勝常。家人驚異傳翫。以爲在吳興五年所未嘗見也。

青州雖爲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海富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櫛梨。柿杏蘋棗。紅白相望。四時不絕。市上魚蟹。腥風逆鼻。而土人不知貴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狀。人家皆以喂貓鴨。大至蚌螯黃甲。亦但醃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五穀者。稻黍稷麥菽也。鄭司農注周禮。謂麻麥黍稷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稻黍稷粱麥苽。又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臆斷耳。炙穀子云。九穀者。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然北方之穀。尙有粟。有藟。秫。

有蕎麥。而豆之屬。有黃豆、菜豆、黑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三也。南方雖止於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數種矣。后稷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二十。合而爲百。近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舉其大言之也。甘石星經。又謂入穀。應入星。入穀者。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也。其星在河車之北。明則俱熟。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發一笑。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而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按嵇含草木狀有甘藷。形似薯蕷。實大如甌。皮紫肉白。可蒸食之。想卽番薯未

可知也。

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者。其有草根爲菹。則爲厚味矣。其平時如柳芽榆莢野蒿馬齒莧之類。皆充口食。園有餘地。不能種蔬。競拔草根醃藏。以爲寒月之用。毛詩所謂我有旨蓄。以禦冬者。想此類耳。彼詎知南方有凌冬彌茂之蔬耶。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韭黃。蓋富室地窖火坑中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今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爲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無時無之。蓋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卽枯死。蓋其氣爲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寃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夫以供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

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爲意。不知此輩。何福消受。死後當卽墮畜生道中。受此業報耳。

重束爲棗。並束爲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亦蔓延針刺。鈎人衣服。其與荆棘又何別哉。惟脩而長之。接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小人之別也。故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難遇。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一樹根。師大喜。搆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擾衆酒食。一日邀衆治具。巧者數

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衆嘔噦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其餘分諸丐者。乃謂衆曰。此千歲人參枸杞。求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公延遇。特以相報。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化爲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夫此二者。或遇之而不能識。或識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以無意得之。豈非命而何。

僣儉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柏葉。不饑不寒。不知年歲。彭蠡常食桂芝。八百餘歲。赤將子輿啖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明服朮。身輕數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

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
不白。齒不落。人於草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培養壽命。但世人輕而
不信耳。夫鉤吻烏喙。足以殺人。人所共信也。惡者有損。善者豈得無益。與其服
草木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煉紅鉛。服金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
而返速斃乎。

閩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其四德。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
能使飽。飽能使饑。然檳榔破癥消積。殊有神効。余食後輒餌之。至今不能一日
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至高之氣。夫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
已久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
交廣人凡賓客勝會。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啖。昔人謂得哀家梨。亦復

蒸食者是已。至於菱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榿彌滿山谷。什九爲童稚翫弄之具。惟閩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死。蓋仙家煉氣。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巴豆下氣。而蕩滌臟腑。開通閉塞者也。故不利於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豈一巴豆所能破哉。

藥中有孩兒茶。醫者盡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歷考本草諸書。亦無載之者。一云。出南番中。係細茶末。入竹筒中。緊塞兩頭。投污泥溝中。日久取出。搗汁熬製而成。一云。卽是井底泥煉之。以欺人耳。番人呼爲烏爹泥。又呼爲烏疊泥。俗因治小兒諸瘡。故名孩兒茶也。

昔臨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見野草枝葉可愛。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饑。夜宿大樹下。聞草中動。以爲虎。懼而上樹避之。及曉下平地。歛然凌空。

若飛鳥焉。如是數歲。家人采薪見之。捕之不得。乃以酒餌。置往來路上。婢果來食。食訖。遂不能去。與俱歸。指所食之草。視之。乃黃精也。夫人豈必盡有仙骨。但能服食靈藥。便可長生矣。彼山麋野鶴。壽皆千歲。豈必脩道煉形哉。惟不食烟火耳。

山藥原名薯蕷。以避宋英宗諱。改名山藥。其種亦多。今閩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爲薯。而以圃中生。直如槌者。爲山藥。不知原一種而強分之也。

肉菴蓉。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木上。羣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壯盛。採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夷堅志載。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蟲。諸藥試之。皆不死。時方治藍。戲以藍汁澆之。卽化爲水。然藍不獨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殺諸蟲。唐張延賞在

蜀有從事爲斑蜘蛛所螫。頭項腫如數升盃。幾不救。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張命試之。遂取藍汁一盃。取蜘蛛投之。困不能動。又別搗藍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之。卽死。又更取藍汁麝香。復加雄黃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卽化爲水。張與賓從皆異之。遂令傅患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瘟毒者。多用之。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語其子曰。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得一物。如鹿脯條。懸之乾。久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擗子。一日割三稜草飼馬。其櫛悉消爲水。歸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痛者。服三稜草多愈。此與藍汁治噎蟲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徐長卿也。使君子也。王孫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麋銜草也。以

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鵝尾鴨蹠鶴
蝨鼠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
石子威靈仙沒藥景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者也。牝鹿銜草。以飴其牡。蜘蛛
齧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藥有五天。決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麩爲脾天。遠志爲心天。從容爲腎
天。

藥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
三子。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此與肉苳
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斲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污濁
之物。以求助長之効。鮮有不速其斃者也。

神農嘗百草。以治病。故書亦謂之本草。可見古之入藥者。不過草根木實

而已。其後推廣。乃及昆蟲。然殺衆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用心也。况醫之用及昆蟲。又百中之一二乎。孫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蛭蠪蛄。爲天帝所罰。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廣仁術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獸昆蟲。巨細必載。大有虎狼鸛鶴。小至蚊蚋蜂蜋。無不畢備。遂令殺生。以求售者。日盈於市。余見山東蒙陰取蠍者。發巨石下。探其窟穴。計以升斗。以火逼死。纍纍盈筐。此物不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預人事。而取之不休。亦可憫也。至於蝦蟆龜蛇之屬。皆靈明有知。而剖腸削骨。慘酷異常。又其大者。針鹿取血。剝驢爲膠。即可以長生不死。君子不爲也。而况未必効乎。

蝦蟆於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遠逃遁。麝知人欲得香。輒自挾其臍。蛤蚧爲人所捕。輒自斷其尾。蝮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創。物類之有知如

此。不獨雞之憚爲犧也。

蛤蚧偶虫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采之。以爲媚藥。又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破而取之。能壯陽道。視海狗腎。功力倍常也。今山東登萊間。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僞爲之。廼取狗腎。而縫合於牝海狗之體。以欺人耳。蓋此物一牡管百牝。牡不常得故也。（齊東野語云山獺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插翹。一杖直黃金一兩）

蠱蟲北地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關中延綏臨洮皆有之。但各處之方有不同耳。閩廣之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屬。聚爲一器。聽其自咬。其它盡死。獨留其一。則毒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當之。中毒者。絞痛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

含礬不苦。是其驗也。其毒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初覺之時。尙可用甘草、葦、豆、諸藥解之。及真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可爲也。又有挑生蠱。食雞魚之類。皆變爲生者。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死視之。皆木石也。又有金蠶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錦。其色如金。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財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則多以金銀什物裝之道左。謂之嫁金蠶。夷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蠱也。生捉而啖之。至盡。食酒數斗而臥。帖然無恙。說海載。福清有訟金蠶毒者。取二刺蝟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無金蠶。亦無刺蝟也。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待醫李姓者。診治百計不効。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深以爲憂。責李三日不効。取進止。李技窮。夫婦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痰嗽。一文一貼。永不再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尙疑草藥。

性厲。先以二貼自服之。無恙。旦攜以入。一服而瘥。比盱如常。上大喜。兩宮賜賚。逾千緡。李恐內中索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我軍人也。貧窮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此不過天花粉青黛二種耳。此藥易辦。故持以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閉甚危急。諸醫束手。江右一糧長運米入京。自言能治。上親問之。對曰。若要玉喉開。須用金鎖匙。上首肯之。命處方以進。一服而安。卽日授太醫院判冠帶而歸。後有人以此方治徐華亭者。亦効。徐予千金。令上坐。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詎可忘哉。金鎖匙。卽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爲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貴。或以富。始信張寶藏以葦撥一方。得三品官。不虛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瘡。亦無它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飼之。

亦能食。食多則臍內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瘠焉。有醫者教以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挾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此與藍之治噎蟲。雷丸之治應聲蟲相類。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熱邪氣。疝癥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有殺蟲之功也。豈人面瘡亦邪熱所結耶。又一書載。人面瘡乃鼃錯所化。以報袁盎者。則又生前宿冤。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爲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爲內。少艾爲外也。本草艾以複道生者爲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說甚新。姑筆之。凡灸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爲上。鑽槐取火。取之而熬藥膏者。又以桑火爲上。取其剛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唐鄭相國自敘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石補益之劑。百端不應。元和七年。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予疑而未服。摩訶稽顙固請。乃服之。經七八日。漸覺應驗。自爾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之。破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搗篩令細。用胡桃瓤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卽入前末。好蜜和勻。盛瓷器中。旦日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熟水代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臺羊血。餘無忌也。

何首烏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則鬚髮黑。百年大如碗。服一年則顏色悅。百五十年大如盆。服一年。則齒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則貌如童子。走及奔馬。三百年大如三斗。拷摺。其中有鳥獸山嶽形狀。久服則成地仙矣。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參。以其出自殊方。它處稀

得蓋亦家雞野鵠之喻也。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嘗有贊曰。三椹五葉。背陽向陰。故唐韓翃詩曰。應是人參五葉齊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繩縛蒸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也。新羅參雖大。皆用數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擇參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者。則不患其偽矣。

參在本地。價甚不高。中國人轉市之。度山海諸關納稅。而上之人求索無窮。近加以內監高淮。每一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數年以來。佳者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鎰同價矣。王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爲何事。而彊壯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殤夭札。相繼不絕。亦何益之有哉。

醫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三四歲童女。美麗端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或以金銀爲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梅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藥爲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僂羸弱諸症。又有煉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煉如雪。當鹽服之。能滋腎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馱毒。厚味戕其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况服此藥者。又不爲延年祛病之計。而藉爲肆志縱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滌陽有聶道人。專市紅鉛丸。廬州龔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丸。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壽人。何苦所爲。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金石無論。卽兔絲杜仲。一切壯陽之劑。久服皆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此藥。醫家謂之混元球。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將北九九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藥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

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致寶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况聞胞衣爲人所烹者。子多不育。故產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乳媪。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忍於夭殤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爲也。而况未必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污納穢之地也。

泰山有太乙餘糧。視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黃。相傳太乙者。禹之師也。嘗服此而棄其餘。故名。又有石中黃。卽餘糧之未凝者。水溶若生雞子焉。又會稽有石。亦重疊包裹。而中有粉如麵者。名禹餘糧。皆治欬逆。破癥癥。恐是一物。因其黃白二色。所產異地。而分別之耳。其益州所產空青。則中但有清水。而無重疊也。語曰。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余友陳幼孺瞽疾。有人遺之。

者。延醫治之。竟不効也。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啖榆則眠不欲覺。食燕麥令人骨節解斷。食燕肉入水爲蛟龍所吞。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得差。食菘豆服藥無功。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大豆多食。可以不饑。芎藭常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歲時。食銀杏過多。卒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黿脂可以燃鐵。駝糞能殺壁蟲。瓜兩蒂。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葶薺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鷓鴣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菘豆解之。中鉛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麵毒。蘿蔔解之。中瘦狗毒。斑貓解之。中菌蕈毒。地漿解之。烟薰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間。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叟夜臥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間蠟蟬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喏而散。翌日叟往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嚏。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治斯人也。

五 雜 組 卷十二

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作秦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誤矣。

古人書爲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入分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通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

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用豐狐。鮪蛤。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濟。終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卽屬吳興。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近乃以兔毫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皇象謂草書欲得精毫。莖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作家。多不辦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卽脆。故長安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傭
胥輩耳。今書家賣字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耳。古人退
筆成塚。倘有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辦此。

漢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賚白素三尺。問異語。弱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
動稱柔翰。然則筆之尙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
筆。老工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常筆與之。
旣進。柳果以爲不堪用。遂與常筆。乃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
余謂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
用也。歐虞尙用剛筆。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取態一也。
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

要優柔。出鋒須畏。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撇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闊圓潤。卽此數語。公權之用筆。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咏。多及鏤飾。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袁彖贈庾廙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湘東王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姝者。不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尙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况庸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惟有綠沉漆竹及鏤管可

愛。余謂筆苟中書。則綠沉漆鏤。亦不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顛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尙用鼠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晉叔以貂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若今竹鼯之類。亦非家鼠也。

僞唐宣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寶帚。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時。憑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絕。可謂幸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

而真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尙矣。不但質潤發墨。卽其體裁。渾素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卽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夫。政似邢夫人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莖筆。委曲婉轉不叛散者。紙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考草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爲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卽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絲石爲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

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脈。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鵲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剗。捧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劍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朱新仲猗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妍。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莆田參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

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卽新者自可。亦不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瀋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大書必置椀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賣研爲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每曰。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尙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旣熟。轉市新石。妙加鐫

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欺矣。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週有羅箋紋。較之銅雀。又爲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雲興。石之怪也。結隣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瑞也。青鐵浮楂。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窪。業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景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二錢。廉者之言也。然亦殺風異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乎。蕭穎士

謂石有三災。當併此爲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畋盧攜擲硯相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則唐人硯尙多用瓦也。

袁彖贈庾翼以螿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作百端。淫巧逖出。價侔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晉襄有墨縵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則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而用之。况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疑。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隃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黝黑之說。

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爲淫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疑珍墨之語則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國朝馬愈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內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卽張遇陳朗潘谷。皆無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歛。遂爲歛人。則歛墨源流。其來久矣。廷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張遇王迪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極。前無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爲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之。二家各爭

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搗十萬杵。故堅如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珠何爲。涇巧奢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三斤。聞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歙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之。近日潘方凱造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三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祇用膠。故數經黴濕。則敗矣。余家藏歙墨之極佳者。攜至

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方程墨苦於太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藉時。不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翫。紙爲踴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人擬大辟。疑方所爲。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內詞林縉紳。爲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

一挺四兩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爲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令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耳。

澄心堂紙。今尙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其真僞也。宋箋差可辨耳。

陳後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蜀牋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尙多。今則絕無而僅有。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金玉。可爲短氣。

今世苦無佳紙。東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耐。然澀而滯筆。古人箋多研光。取其不留也。華亭粉箋。歲久糝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着墨卽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繭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卽剗剗之芻狗耳。不意剗溪子孫。不振乃

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歛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桑皮紙。菴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蓋有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之目。尤極腐爛。入手卽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輕爾。毛邊之用。上自奏牘。下至東帖短札。徧於天下。稍濕卽腐。稍藏卽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

白紙無灰者。閩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研光。差宜於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初書行草二幅。俱不當意。最後書赤壁賦。計格截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紈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類是第一等楮先生。卽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耳。

饒州有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李氏藏古紙。長二丈餘。今世有一種碧紙。亦長丈餘。不知何處所造。甚爲鉅麗。但爛澁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窗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懌。卽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爲之。未有摺者。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國朝始用摺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與蜀箋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宮人。

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筭中。則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爲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迨湖鏡遠甚。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鼻紐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古逾佳。非獨取其款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災。故君

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斂。親識來吊。率以鏡護其體。云以防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鷓鴣碧鈿諸寶相。斯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鏡鑪。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晝。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怪。隋王度鏡。能却百病。唐葉法善鐵鏡。鑒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寶。爲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

朝士有古鏡。能照二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斬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中宦者鏡。背鑄兔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金花。承日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橋民陳某脩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庾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古鏡。患瘡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卽瘥。余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卽今之

簪耳。范武子怒。文子擊之以杖。折其委筓。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腮之飾。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

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古之聖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劍履上殿。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鳥。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鶴。迺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三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鳧事也。

漢時着屐尙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屐。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離也。想卽以此當履耳。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大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

不纏足之一證。今世吾閩興化漳泉三郡。以屐當鞞。洗足竟。卽跣而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閣然。想似西子響屣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褚彥回者。不數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參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初聶長史者。相丘巒三笏異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矣。

董偃臥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諲作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

帳。唐武宗玳瑁帳。同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鄣字之誤耳。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卽今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王賜淮陰玉案之食。玉女賜沈羲金案玉杯。石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武帝爲雜寶案。貴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爲盃。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則古人之舉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孫翊謂任元褒吏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

漢文帝時。魯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二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滎陽。買積竹刺杖。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陵有方竹爲杖。甚佳。及蜀卬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道。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陶器柴窰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旣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

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也。

柴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窰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其是損價。

今龍泉窰。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籙。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卽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皮函。亦

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戍。小鎖尤精。蓋人間所藏宣窰。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爲上。此說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卽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倣大醮壇爲之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窰間有藏者。時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隄糜之類也。

景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云。不依造式。忽爲變成。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凝爲怪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爲之。此爲進御言耳。人間文房中。卽銀者亦覺俗。且

誨盜矣。嶺南錫至佳。而製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爲柄。圓玉爲紐。置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罍。一時傳尙。價遂踊貴。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人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卽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几珠。龍爲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蜺蠣之屬。皆有珠。但不恆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啓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太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大珠十數。照耀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物。而珍寶充牣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毋論

民間卽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貓兒眼。祖母綠。顛不刺。蜜臘。金鴉鷲。石蠟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臥魚。辟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卽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中國者。皆僞也。彼中名曰太極丸。官屬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乏。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豈皆松嶺楓林之下。

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卽他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無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真僞。非也。僞者傅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瓦。後以示胡人。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設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珠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觀。及畢。乃以紅氍藉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貨之。亦無酬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

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煉。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蕊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况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同回人善別寶。時遊閩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卽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旣無證佐。又懼纏累。一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貓兒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鄰。時以酒食奉之。歲餘。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饑鷹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揶揄。歸家怨

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曠井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煙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也。然謂之聚寶盃。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下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二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銀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兩滬鼠齧。卽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概謂之朱提。按漢書地里。注朱提出銀。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旣不可名銀。而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可見當時銀錢而賤貴。今時銀一兩。卽值千錢矣。朱音殊。提音匙。

韃韞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韃韞。其色殷紅。大者如粟。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狀如榭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瓦礫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修以屨人掌后之服屨。爲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

側注。儒冠也。鷓武冠也。鷓鷩。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啁。殷冠也。委貌。周冠也。華山。宋鉞冠也。鹿皮。張欣。秦冠也。桑葉。原憲冠也。竹皮。漢高帝亭長冠也。獾皮。陳伯之冠也。交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無頭。宋康王冠也。鷓冠。鄭子臧冠也。貊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國初高麗未服。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
豎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主尙不降耶。使
者歸言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
綸帽。又賀德基於白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司馬懿巾
幘。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網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
絹爲之。又加屋其上。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卽今俗名
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爲之。功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
絹布爲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年前。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

其遺制。既云童子幘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屋何耶。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爲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爲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僞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爲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藪所載。漢時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賜葬。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爲官物也。古者

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楊虞卿爲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鑰。而虛佩之矣。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大將軍皆金印。二品以銀。三品之下以銅。其非掌印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其實出欽給者。亦概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礪石帶。庶人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三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爲上。緋次之。綠爲下。綬則紫爲上。艾墨次之。黃爲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尙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命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

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尙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祖制也。

國朝服色。以補爲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

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卽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騁於臨淄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八座尙書荷紫。以生紫爲

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右肩。傳云。周王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有金魚袋。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者。無如禮樂二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者。已不過縣蕞拜跽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數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爲潤色。

之具耶。不然。則其不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尙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敍一代之治。想其音律節奏。詞語次序。皆敍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豈不能以唐虞揖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夸詐。迨其末也。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爲樂者。飾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

覆如地之無不載者。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三□者耶。若止於聲音。則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爲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推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古樂不復作矣。卽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而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口。而知南風不競。卽隋唐之間。亦有知官聲。往而不返。爲東幸不終之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攷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之理。毫無干涉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勝其聚訟。而况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以爲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廟燕享之間。笙磬祝圉。徒存虛器。考擊拊搏。僅爲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簫箎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爲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罇于阮咸者。知樂器制。未知樂音。識斷絃臥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真知諸王之蹂踐。王仁裕卜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宮車之不返。劉義叟卜聖口口眩惑。庶幾季札師曠之亞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二八。延頸哀鳴。三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

今人間所用之樂。則簞箎也。笙也。簫也。箏也。鐘鼓也。簞箎多南曲。而簫箏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箎篴之屬。徒自賞心。不諧衆耳矣。又有所謂三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習耳。有梅花角聲。甚淒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恆用。余在濟南葛尙寶家。見二胡雛。能捲樹葉作筚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主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閩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別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尙

之亦猶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鄉音詞曲。侏儻之甚。卽本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豔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樂也。後人以淫爲淫慾。故概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閭閻里巷之詩。未必書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卽己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傅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况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豔曲。未免擯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謨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鐻。皆冥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

語。未見其人也。中郎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李琬之聽羯鼓。賞鑒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亦不過樂章之糟粕。里巷之所傳習。率皆拍合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如媪喚伎者聲。繼作伎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諛詬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詈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鉞拍板鐘鐃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技。惜乎但爲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可笑。而圖經卽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

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爲烏孫事。而概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爲送行之樂。而概以爲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五 雜 組 卷十三

事部一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一目看除目。三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報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

私。人情世態。畔援歆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有。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不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出游。留連忘返。此之爲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比乎。

人有恆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澀。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脩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

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笑談。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敍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淒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淅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礙者。卽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尙健。或縱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滋甚。干進

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晝爲夜。以夜爲晝。旦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紈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永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污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概未有聞。曾不數時。

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慮昏頹。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婚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卽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卽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

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口葉若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

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臚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語爲訓。可謂有超世之識也已。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

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是以伺人。未免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宵歌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己。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籙之說。又唐時有

訛言官遣棖棖殺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獾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鬐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怪妖言童謠。無意矢言。事後多驗。如壓弧箕服之屬。又非訛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蠶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闊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吊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

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二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黨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禮特爲設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真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熊羆旒旃之語。而傅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咏。皆祝贊稱願之詞。豈真熊羆虺蛇。一時而同入夢哉。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况多出於附會而不

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魂不寧。想像成境。非真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吉凶禍福。並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死生。若欲非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

委化之言。而達與舍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貪色健鬪。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之人。多於好弈。好弈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銜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蓄。不事討論。徒灑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根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牆。誠有間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

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礱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祕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三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尙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畜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祕書之藏。不及萬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蟬之腹。入胠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滄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祕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卽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魚豕。不下矇瞽。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旣與世變。而筆力之醇雜。又以人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則讀經史。

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噉梁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剗削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祕。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哀集。或鈔錄之殘臚。其間不準之誣。阮逸之贗。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環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旣云無稽。而宋元名家。尙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斬而不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祕冊。嚴而難出。卒飽鼠蠹之饗餐。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盼夜光。同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鶩。五也。故善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克棟。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護之者。今二書卽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參政家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豹。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旣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先生爲作西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

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於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祕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

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二種。但苦無傭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尙有三萬餘。其它卽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核該博。固有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淑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爲書簾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羅。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獨耽奇僻。驪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敵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卽得。人棄我取。悉中

肯綮。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緇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覲視。其尋常經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蠶羹鴉炙。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作字。皆師心獨徇。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

貨殖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直遊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旣無包羅千古之見。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敘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况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姓備。譬之兵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倣春秋而爲之。迺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効顰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祕書。令作本紀列傳。以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懼矣。司馬

溫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兇怒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桎之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死污齒頰者。猶娓娓相勸。不置。或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

巧不已。請托行之。爭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

者。不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鄭夾深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憑切。則逢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二種。不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卽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卽爲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身。身音軸。今人卽謂之卷。非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二聲。極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有下帷究心者。卽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人耳目。人反以爲侏儻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

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世之下讀之。尙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爲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羣羣字曰商。迄迄字曰羿。價價字曰莽。莽字

曰曷。舉羣羣字曰羣。擁此與八駿圖中高素商丙二字相類。亦好奇之過矣。唐

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墨照西天塋地。日日月月。星風君忠臣風除除鳳載

羣年缶正。而見它書者。又有巫人睡證二字。南漢劉巖制龔儼字爲名。効輦轉

甚。余觀餘冬序錄。載宋人有養矮養齊園穩。歪同上仆媚矣勒歪終吞臘妖大

歪勒門攔余游交彼馱嚇包鬚畢憤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

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切朗歪和乖乖戛少擊欽去去找爪幫榜平平笨箭芒苦等字。

然多見之俗牒耳。余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意增減之。

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未之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爲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佞送二字及酒官牌中炙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二藏中恐卽徧觀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識卽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篇海太繁沈約韻書疎漏益多惟當以十三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奇而難識者卽注見某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述檢司懵然不識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

皆無之。因考史中郡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廐音廐。荏平今省荏。邸音邸。瑛音瑛。題音題。馮音馮。字音字。鄆音鄆。反音反。杓音杓。輒音輒。執音執。郝音郝。夫音夫。郝音郝。鄆音鄆。馮音馮。樸音樸。剗音剗。圖音圖。彳音彳。氏音氏。精音精。訐音訐。邯音邯。男音男。而音而。困音困。淵音淵。郵音郵。緇音緇。整音整。周音周。屋音屋。至音至。人亦多不識也。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之。今人爲文。旁探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才勝者。患其跼蹐。可以陶鑄。若徒書廚經庫。吾未如之何也。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

快。因舉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句。今以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尙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尙多。未易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卽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

局得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爲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古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

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此事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誕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卽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可怪者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有恆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

胤義二名。其不諱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憊。尙不能支。而乃有西賊破膽之謠。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張浚志大才疎。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噉名之過哉。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菴之真儒。歐

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夬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決之而已。故謂之夬。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寡。迺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釁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菴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闊。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卽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卽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爲。近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學之氣。顏淵問爲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

而卽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啓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己。若哲徽寧理。皆昏庸下愚之資。而嘒嘒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卽以左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秦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

至歐陽永叔以繫詞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歟。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擇也。隨才授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而夷跣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

無以抑相而廢權。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貴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畝畝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旣不能擇其賢否。又不能畢其才用。天子旣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而終毀之者。未聞旣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毀之者。未有聞人善而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不肖。如人之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卽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蒲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嘖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污蠚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恥。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嚙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黷。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

可不辨也。

五 雜 組 卷十三：事部

一三〇

五 雜 組 卷十四

事部一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核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

體也。以二卵棄干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闡茸。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宦不若內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豎。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臧私。污人名節。則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讟乎。宋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日卽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

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託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爲鼠蠹薪炬之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永樂中。邵圯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尙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慎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相視其情真者。卽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尉簿

相視。情真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己長。迨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正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賕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寃。甚與宋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心細察。而

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山西趙思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寃獄得名。拜諫議。後出爲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答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我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概減等。而遇熱審尺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時。降旨停免。故以註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簿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疑。遠疑。一切出內。概不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

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黠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疎逖見棄。四也。上多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捆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鑿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黜儉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百責攸萃。數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寃於覆甌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

骨梗者豪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闈者。昔王荊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劉侂爲陝州參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卽拜侂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侂者難矣。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具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終不見信。如宋真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人也。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避之。然此

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鵬之挾兔。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平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卽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國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

郡爲分守。臬司轅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遙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祝釐入覲之役。遷徙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後。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國朝兵部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旣爲宰相。自當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坎。至神宗始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尙無定序。今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三楊當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宮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真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奪。無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良嗣答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權。

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答一人而無筮筴。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規者也。夫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楊劉謝等。得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於今日。主上神聖威福。旣不可竊。而上下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究

潛伺。幾務叢脞。百姓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譬之垂絕之人。教以吐納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效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或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鷙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衆。具通達之識者。或昧於裋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旣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旣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旣多。事幾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况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爲劉之功。雖百王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爭責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廢王魏死。漢唐無文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夫仁傑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旣以王陵爲正。又以仁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吃楊梅。又怕齒酸。不吃楊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卽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其才非不絕世。然愼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

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卽讀書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恆之人也。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懣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言呐呐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子貢居言語之

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裨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蓰之矣。自晉一變爲清談。言始不適用於。宋一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况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勿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

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傯。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己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潛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况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尙小牘。然不過代將命之詞。敍往復之事耳。言旣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災之梨棗。

欲以傳後。其不知恥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噉名俗子。褻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謂詭譎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

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既嚴。廩既俱絕。不得已自發白鎚。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寃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尙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南轎多馬少故也。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乘轎。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卽復故。蓋乘馬不惟僱馬。且僱控

馬持杙者。反費於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穀。無日無之。當時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黷若此。亦足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國朝御試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日謝恩故事。上皆視殿。自永陵之末。高拱不出。

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御膳。賜考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卽於同年中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爲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寢以衰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請一人爲錄事。二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

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壻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韋布。登青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獎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桂玉莫惜。徵責捆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爲無裨。而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鬻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闈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玉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

國朝而禁令益嚴。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

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宰相所欲。沈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牛庶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寃。上命重試。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疑議亦少。至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同寇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荆棘之路。以登賢籲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忠克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典試。給事

中華昶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賓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取者。尙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取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中十七人。蓋多知七人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聯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

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蠱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爲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卽夷虜戎狄。猶當收之。况比隣州縣乎。且州縣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爭之始解。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闕然攻之。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尙難。至江北部使者。諸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倣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

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許。千里命駕。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尙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卽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羣背義。儉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等其中矣。况少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

隨。達則必隔。是非毀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其驩然無間。安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所拘。勿爲讒毀所愆。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乎古人之所謂友矣。憶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內得一知己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闖騁儉。皆與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已甚矣。况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

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毋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弈世。其他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國戚。不敢與之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尙。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則鰥夫巖築。可以登庸。彼王之奔也。李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望者。亦可怪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爲數姓者。三代而下。姓氏合

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子羽。而其他之子無稱焉。遡流窮源。若斯之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家國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弟呼豐公母爲昭靈后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尙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吳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學識尙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世世爲婚姻。天竺則以刹

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其餘皆爲庶。庶姓雖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拓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殆謂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兒戲可笑。然余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遠也。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族者。甘與秦晉而不恥。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國家立賢無方。卽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當與爲婚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

世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婚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爲婚。其餘可以類推。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束。唐、穀、之後。改爲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苟。婚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

反齊衰期。亦倒置之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卽妾之子亦爲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今亦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國家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虢叔死。閔天太顛諸人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况生死之際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尙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恆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爲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甚無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搢紳禮法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一嘗茶果而出。子姓族戚。乃餽其祭餘。較爲彼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舊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尙行於今者。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婚禮以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卽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旣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餪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

巖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於孱墻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閱牆之實禍也。余嘗見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讒讒。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蹊。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郎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裘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二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朝文物威儀之盛。則來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搢紳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遇村落輒爲下。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囂訟。不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娛聲色。駸駸鑿渾沌之竅矣。然校之列邑。猶爲彼善於此也。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

與上帝果有二耶。無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濮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名沒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肅皇於諒闇之後。從邸入繼。與英宗之久。養宮中者。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耳。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太后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不孝乎。幸而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永嘉不善處。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

入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擡卽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禮。而稽顙稽首概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五 雜 組 卷十五

事部三

古人君卽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爲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絕世之識。獨叔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爲口實。不亦寃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

在位二十二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爲戲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牝雞出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二始。帝無二元。而况十數乎。我國家列聖相承。惟於卽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國朝永樂。則張遇賢方臘。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順之號。而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復令改州。此亦華

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爲其易犯也。梁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同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上卽位。改河南之禹州。同御諱也。而皇太子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國朝雖無諱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與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旣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委裘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

椒業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再復於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衍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國朝親王而下。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二十萬。食租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懷不肖之心。親不韙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

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嘆。至於不肖者。貧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行玉牒。不許入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之。奸盜詐僞。有司以三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卽駙馬儀賓。不許入仕。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於矯枉過正者矣。卽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浙江江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

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見其睫可乎。祖制既難遽違。而積弊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尙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於畿輔良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尙主之。後卽居甲第。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揮文林郎。毋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爲禁巒。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姆閹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己。都尉反俛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間。近日如冉都尉興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尙主。乃皇貴妃之女。上素所鍾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侍宮中愛鞏。時與齟齬。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門故事。中門非妳媪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諛語。都尉乘醉擊之。翌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

人伏闕下。要而毆之。幾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衣冠。從間道歸里。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既自歸。上怒不解。謫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今半載。尙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得善處之方。而妳媪一老宮婢。遂能煬竈蔽明。熒惑主聰。一至於此。蓋牀第之言易入。浸潤之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褵隳其愛。舉朝之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考之史乘所載。若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僂露於北階。何瑀投驅於深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冉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牝雞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聖之開基。國祚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媼褒姒之一敗。况其它乎。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

至此。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妬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國家之制。少主委裘。權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勗業而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未稍不終。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

不亂乎。

我朝若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仁宗之寬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純一。世宗之英銳。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爲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己巳之變。習華陷虜而却迴。壬寅之變。聖躬被弑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之警。關白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筮撻之不煩再舉。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

警。固知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近侍。窺伺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上初年。生殺予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乂安。比隆成昭。而國家元氣。不無斲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情起復。殛竄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鷙而難犯。江陵器小而易盈。故嚴之老死牖下。識者猶以爲幸。而張之功。自當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勘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

其結馮保以收諸內豎之柄。北任戚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
讐服。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乖崖謂衆人千言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
有焉。而未節驕奢縱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填塹刊木。廣狹如一。所至
廚傳列竈千計。外藩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鑿爲河南方伯。禮
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經。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
撫楚。而鄭掛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致千金贈者。先大夫持不
可。力止之。江陵恚。嗾觀察趙思誠齟齬之。先大夫聞卽掛冠歸里。而後撫楚者。
爲扮榆至戚。猶以離擅職守。參奏致仕。蓋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
羣臣上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

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其後會昌既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卽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肯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閭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政。循良之

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裊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清。龔黃之才。而不知大貪大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箍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臺諫言事。自有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不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觴邪。而用之聚訟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譽不章。識見謏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祕。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

矣。況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修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爲江彬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斷。而濡滯忍恥。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竄嶺海。間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尙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賞。身竄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

不同。十年之間。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皇太子婚禮。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爲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堦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爲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僂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眚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爲阿蒙。不爲雲長。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爲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王云。然自壯繆興。而朱虛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尙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

與孔子也。大士變相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豈得爲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相則有情識。嬌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也。

真武卽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宋避諱改爲真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鎮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効之。纍纍千百。好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爲立祠。大著靈異。其人復過。怪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爲鬼。憑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興。人崇信之。卽本神

未必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尙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威靈。應受朝廷勅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閩中有拏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太祖戰鄱陽時。一纜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

像貌。此與祠觀音大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昂。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人禍福。故沒而爲神。余攷林氏生宋哲宗時。而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大凡吾郡人尙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里嫗村媒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卽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舖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

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嘗無也。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託令代卜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託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報耳。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

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廚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絕。貴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豢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若。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寃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恫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卽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說。非始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己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搢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鍰。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網漏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蠹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公。尙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卽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

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卽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姦盜詐僞。卽律所不禁。良民不爲也。懼死而脩生。惑矣。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卽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言以欺人。

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貴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淫妄語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不爲屠黃二君誦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卽天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人有死而爲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

日如海瑞趙用賢林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之。劉聰爲遮須國王。寇準爲浮提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爲狐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爲之醫治。居數日。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爲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爲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年間。此弊爲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

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烏喙參朮。擇其輕重。而適其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朮。一半烏喙。有不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蕃。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滅。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得食人。及史書所載。狹母兔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也。宋宣和間。黑眚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亡國之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

出入者。大約妖由人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魃。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爲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尪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魃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耳。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卽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

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斂。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託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市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卽安居肉食。有千金之產。原不爲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

之。餬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馬。懸鶉蔬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愈厚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之人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斂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尙之以爲高。吾以爲與貪者一間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臥草

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環置一布帳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臥布被青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鎰。而外爲纖嗇之態。欲併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廉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爭分文之末。寬者汪汪千頃。而悭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掃門。賢者希聖入神。而不肖者至窮奇嚮杌。此非有生以來

一定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謂人皆可爲堯舜。吾終未敢以爲然。

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弟僅僅一樂正子。猶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尙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叔爲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無。而理則無有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外傳爲三慶。卿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爲慶又豈橋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輕者形殘毀體。卽洪水猛獸。未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事。上多爲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尙五六。以酷去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尙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妬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碓剉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能便加以人世所無之刑。使之冤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產爲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剎。得以爲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禱杌。兇淫暴戾者。卽入之地獄。而其惡猶不改也。小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卽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呪。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遊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孃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

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則絕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剗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名以淨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

矣。然元瑞既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技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爲臣。榮辱萬狀。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爲有。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尙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爲道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爲國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旣寬。山林皆樂。流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臥。豐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目制誥一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者。世間乃有此癡心漢。真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神仙不足。必爲玉皇大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

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畢之犬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諛之惟恐不足。而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是尙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燄之張。則立脚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

主某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艱家居。方闋卽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卽合格矣。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而加五判。三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似太多風。簷

寸晷力不能辦。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之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收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卽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御宣讀也。相傳惟羅修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上命人錄之。另謄以進。隆慶戊辰。上初卽位。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二甲卷中。隨意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之所賞。乙之所擯。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必不盡同矣。甚可怪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

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詩賦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之士。委首帖耳。勤咭嗶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國家。始爲不刊之典。且唐宋尙有雜科。而國家則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卽登上第。取華臚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宣正以前。尙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近來卽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是求。卽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破拘攣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卽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卽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尙參用外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司馬。張璠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顛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大學士。原詞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旣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爲兩制。卽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祖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論列。欲循內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賞爲郎。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窟。而爵之濫可知也。國朝設太學。以待天

下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卽廁衣冠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員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賢士之關。翻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繁也。司農司空。惟以鬻爵爲良策矣。蓋損富室有餘之財。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紈袴子弟。捐囊橐之腐鏹。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之弗從。每加貶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爵之典。亦稍褻矣。今文華武英二殿。中舍動踰數百。而鴻

臚光祿二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行白簡。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祿命。財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貴。然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徒四壁立。非買官而貧之故事乎。衆爲絕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卽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之法。尙行用民之力。不必

催募也。然亦異矣。轉眼至於武皇。遂至權酷算縉。海內虛耗。今天下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御用者。名爲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它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罟。其取利無所不屆。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尅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適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鑿置辦者。皆京師大駟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蠟。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三以喻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夤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溷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然曰中曰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恩始爲國子祭酒。宋童貫爲樞密院使。官至太師甚矣。我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如王振劉瑾。頤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孤雛腐鼠耳。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豎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體貌常優。卽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也。但力不能耳。我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內監小豎。揚揚馳馬。交臂擊轂而過。前驅不敢問。輔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爲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聖明爲咎。內使而竄之。然地旣禁近。人復衆多。聲勢烜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篋內豎。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上怒始解。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未見之事也。至於外藩採金權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角。一與制府等郡。

縣大夫莫敢與橫行也。雖其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一二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權稅之繁重若此。國家於臨安澆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權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首感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奈何必以繭絲爲能。而務朘民之膏血也。

國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依違而已。蓋我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

憑左右撥置一二黜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爲膺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內使之掊尅。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鴟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高案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案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喻諸生乃散。而案虐燄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案者。余友

人王武部宇爲首。案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迺入北太學。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高案在閩。閩搢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二三人耳。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覲然自附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爲賢名。亦可羞也。蓋吾郡搢紳。多以鹽筴起家。雖致政家居。猶親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闈宦作。二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三尺許。樹宮門外。上鑄內臣不許于預政事八字。至英廟時。王振專恣。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者。內官俱離府部。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伯遇諸塗。反迴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都曹郎。卽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至閩。閩稅使高案。欲搢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讓成之。輔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三楊輔政時。王振鼠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於是振之

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臯西廠。卽日報罷。可謂易若發蒙矣。而劉尹等繼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主之。闡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上心幾移矣。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

五 雜 組 卷十六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實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

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閩廣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爲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作昭執。仍漏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之。乃爲昭熱。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唐蕭昞不識字。嘗以伏臘爲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爲鴟鴞。荅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

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鑰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闕傳爲笑。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己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怪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罔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死。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鑿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

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烏對僧。自有深意。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述字彥思。甚庸劣。從子侯。疾甚危篤。述往候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僕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具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廳。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之。當險怪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相視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歎班固有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

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聊相戲。坡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卒挾布囊。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囊。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

贊府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怪。乃令其婦出。

劉義綦封營道封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尙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

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惶恐不敢受。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俊。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已在道中。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

中置高踏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陞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給之云。名一文紅也。使作詩咏之。未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黃耆。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爲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之爲牛。琪枯瘦。亢目之爲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絕倒。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闊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爲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

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干子由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二塚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饑死山中。尙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憤憤。無復皁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

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髓入水卽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卽乾。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廩庫。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

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
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
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
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效之。陽醉落河。亦
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
耳。

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
右搥胸奉上。伏望鐵心肝人留納。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鉢與睡耳。它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

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率。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對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呂四妻。舉人大慚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旦望趨府。羣寮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羣寮談詩。廣起於坐曰。鄭廣爲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噓。商則爲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

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鷄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鷄之利。剋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鷄旣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爲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歐。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歐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鷓脯。曾怒其慢己。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耳。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

餘矣。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醬。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談。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宜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章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帥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簷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謔。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旣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爲啓齒。李茂真子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東坡謁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蒲盆豸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兗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

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黨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旣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

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齊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贏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姜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天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姜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憐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

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囁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大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

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孀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艷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論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嗣賢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囿。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

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闔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卽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阜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

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縈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聞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嚙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聞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嘆曰。旣爲馬嘿。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

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大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篁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

士大喜。因傾家資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碗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碗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碗。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飲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聞者噴鉢。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

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曰。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卽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尙書何戢。誤通尙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賚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論其戲曰。驚安能廝踢。曰。是之謂驚廝踢。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

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卽應歌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卽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

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餽飪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后吃餽飪。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闐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儼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

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

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代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賓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

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升菴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時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唐蘇晉頰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王聖美爲縣令。尙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

試言之。曰。卽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旣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膈。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俱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尙活世。况四臟乎。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妻涂氏。爲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輪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

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有善謔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巡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否。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嘉興許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嘆曰。阿爺

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吳 江 柳 氏
捐 贈 園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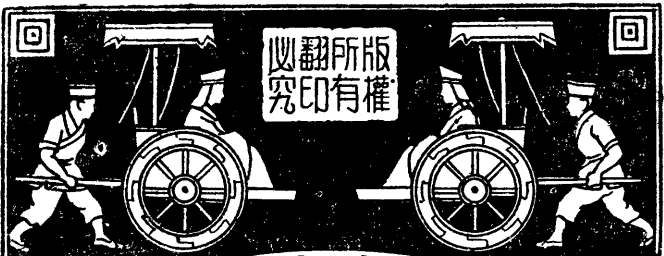
五 雜 組 卷十六：事部

三六八

1678000部

上海圖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三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初版

五雜組 全二冊

分售：定價大洋八元

著者 陳留謝肇淛
校訂者 績溪章衣萍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364B

